

枇杷一树金

宫风华/文

布谷鸣啾，江南的天色鸭蛋青，饱满，柔和。乡下古旧而清凉的小院里，几株肥硕的枇杷树，身缀赭黄、槐黄的珠玑，斜倚墙头，筛风弄月，日子绵软且悠长。

树繁碧玉叶，柯叠黄金丸。早年间，母亲在庭院一隅栽种的枇杷树，今已枝繁叶茂、亭亭如盖。初夏小院，蝉声如雨，空翠湿人衣。枇杷树张开四肢，努力伸展，浓阴如幄。叶片饱满瓷实，墨绿深蓝，经络分明。青绿的枇杷染成赭黄、橙黄、金黄，灿烂地微笑着，点燃了吉祥的村庄，淹没了宁谧的小院。水乡的初夏被它们点染得分外妖娆。

每到黄昏时分，晚霞如少女腮边的一抹酡红，不胜娇羞。暮色清凉而欢悦。一家人围坐在院里的桑木桌旁，剥食刚摘下的枇杷。枇杷黄灿灿，光洁如蜡。捏一枚入口，酸涩清甜的滋味堪称绝配，爆浆的果汁让味蕾陷入鲜美的沼泽中。乌亮的核子骨碌碌滚远，引得几只鸡雏竞相追逐，生趣盎然，有写意风格。

喝着清凉黏稠玉米糝粥，撕嚼着祖母的涨浆饼，把酒话桑麻。枇杷入口初涩，继而酸甜，味蕾沦陷。枇杷的酸甜，本真、妥帖，有一股春水般的澄澈清芬，将夜色荡涤得通透且悠远。

小院的夏夜格外静美，氲氤着枇杷淡淡的香味。密密的枝叶滤着如水月色，是清简的素描。那份亲切、那份温馨，静静地弥漫开来，笛声一样清远。

枇杷秋冬作花，夏初结果，秋荫、冬花、春实、夏熟，备四时之气。枇杷结子须过四季，累累金黄得益硕大叶片，藏着花，护着子，直到摘尽枇杷一树金。枇杷四季常青，霜寒时叶背着毛绒，花梗、花枝裹一层茸毛，新绽的碎白小花，也顶一蓬棉絮。哪怕凄苦，也要肆意绽放，绝不沉沦。

绝处逢生第十六章

危如累卵（上）

江鑫荣/文

在叶亦双发生车祸事件的几个月之后。

一天，薛承忽然接到了纪凡的电话，纪凡告诉他查到了一些线索，需要与他当面细谈。纪凡的消息令薛承为之一振，他迫不及待地赶过去，希望能解心中之郁结。

等薛承匆匆赶到那里，纪凡已经泡好茶在等他了。他甚至还喘着气就问道：你发现了什么线索？

纪凡笑了笑，招呼道：不用着急，先过来喝杯茶缓口气，这件事情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完的。

只要是好消息，就听你的。薛承笑了笑，端起茶杯一口噉完。

纪凡扬了扬嘴角，重新续满紫砂杯，开始娓娓道来：当时我计划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公安系统，另一方面就是从肇事司机的背景着手调查。刚开始我寻求公安局的朋友帮忙，想直接从正常途径审出来，谁知道这个家伙的嘴巴比铁块还硬，始终不交代半个字，一口咬定车祸是他无意肇事的。况且，车祸现场没有遗留任何证据，单凭亦双的一句话给终太片面，臆测有失客观调查，后来公安局拘留他一段时间，也就把他给放了。

没有新的证据，也只能是这个结果。薛承点点头说。

后来我就开始调查他的背景，倒是获得了一些线索。此人叫李军，为人好赌，家中只有一对年迈的父母。因为赌博导致穷困潦倒，他老婆在几年前就跟他离婚了，独自带着小孩跑了。他的处境很糟糕，亲戚们因为看不起他，拒绝跟他来往。目前他供职在畅通运输公司，是个专职司机。平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几乎是白天开车，晚上赌博。

薛承突然打断纪凡，一脸惊疑地问：这家畅通运输公司又是什么来头？

接下来我就要说这家公司的情况。纪凡顿了顿，继续说：这家公司在本市的运输行业中有很大的知名度，成立二十多年了，前身是祁阳市国营运输公司，后来通过改制，被公司内部一名叫李祥的职工干部竞标到手，变更为民营企业。目前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正是李祥，这家公司的主业就是为本市的工程建设搞运输，规模比较大，不容小觑。

看来这个李祥在祁阳也算个人物了，能搞运输的人，基本上在白道黑道都比较吃得开。薛承说道。

的确这样。这个人在祁阳也算个厉害角色，关系不一般。我还得到个小道消息，这家公司不单是他一人所有，背后还有好几股势

半青半黄的枇杷色调分明，嚼起来酸溜溜的。熟透的枇杷，鼓胀似乳。轻叩，爆浆的果汁迅速浸透味蕾，酸甜的味道一路蔓延，在唇舌肺腑之间，缠绵不已。浆流冰齿寒如蜜稍可酸，心里有清凉的泉水流过，空明悠远，弥漫柔软的乡愁。

枇杷黄熟了，弹指可破，经不起蹉跎，风一拨弄，就簌簌跌落，如赶赴一场愁肠百结的相约。枇杷的酸甜，宛若女子怀抱琵琶，风韵流泻；宛若新湿苇滩，踩一脚渗出水来。

枇杷树下，藤椅清茗，竹影清风，读归有光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忧伤如潮水般漫过。读苏轼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橘杨梅尚带酸，体味俗世的清欢。读杨万里大叶耸长耳，一梢堪满盘，不禁跼脚聆听枇杷私语。读张岱林下漏月光，疏疏如残雪，枇杷身披月光，如覆残雪，冷艳凄绝。

枇杷诗性且乡土，入诗入画入药。张大千画枇杷叶仿佛芭蕉，洋溢喜气。齐白石用浓墨在叶子周围打点，暮鼓咚咚在纸面敲打，清风出尘。沈周笔下的枇杷叶干净纯粹，静女其姝。吴昌硕画枇杷，题款上写：五月天热换葛衣，家家卢橘黄且肥，鸟疑金弹不敢啄，忍饥空向林间飞。

有一年，我在苏州古镇徜徉。深巷处有恬静女子叫卖枇杷，声音清如山泉，双眸深如清塘。竹篮里的枇杷黄橙橙、红彤彤，如襁褓婴儿，粉嫩，静美。纤手弄枇杷，相得益彰，如妙手偶得的水墨小品。夕光濡染，晚风清凉，盘桓谛视，心生枇杷晚翠，梧桐早凋的惆怅。

五月江南碧苍苍，蚕老枇杷黄。水乡枇杷亮艳于庸常的平民生活里，姿态温婉清美，在清浅时光里，恣意安然，倚风自笑。枇杷苍黄，青苇萧萧，青秧飒飒，约二三布衣，老屋古院，品咂枇杷，咀嚼乡愁，尘世渐远，岁月静好。

力掺杂其中。纪凡表情凝重地说。

看来这件事不简单啊，远远超乎了我们的想象。薛承皱皱眉头，若有所思。

纪凡点点头，深邃的眼眸中透出几分复杂，后来，我的调查几乎陷入了死胡同，感觉查到最后竟然无处可查了，所掌握的线索也没有多少利用价值，当时我就发愁了，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就在我一头雾水的时候，想不到峰回路转，让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薛承立马竖起耳朵，满脸期待的神情，声音略显急促地问：怎么？发现了什么秘密！

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从公安局那边传来消息，说李军的律师过来问事。我一听这个消息，就觉得非常蹊跷。一则普通的交通事故案件，何须找个律师介入，况且凭李祥的现状，既请不起律师，也不可能平白无故地被人授予恩惠。忽然间，我感到事情会有所转机。纪凡高兴地说，一副神采飞扬的样子。

薛承立即说：只要查出是谁替李军聘请了律师，就能拔出萝卜带出泥，隐藏在背后的人自然就浮出水面。

纪凡点了点头：没错，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甚至觉得这事呼之欲出，离真相只有一步之遥了。

后来呢，又发生了什么事？薛承心里一沉，紧张地问。

我赶紧弄到了那名律师的相关资料，用了一些非常规手段得知了他的雇主，你猜是谁！纪凡狡黠地笑笑。

谁？原来是那家运输公司的总经理李祥。

大老板给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员工特意派个律师，这种事情听上去就觉得不可思议。薛承说道。

在李祥这些富人眼中，李军就是一只不起眼的蝼蚁，烂命一条，不足以煞费苦心地替他安排法律顾问。纪凡说。

人之常情，李祥的奇怪举动恰恰违背了常理。

纪凡点头道：前不久，当我得知李军快要放出来了，便雇佣私家侦探跟踪他。结果真让他们发现了一些情况，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薛承拿杯的手遽然悬在半空。

李军释放当天，可是李祥亲自去接他的。

薛承惊讶地说：李祥亲自去拘留所接他回家！

让人想不通吧，就算让你猜也猜不到这样的结果。纪凡笑道：当时我一听也觉得诧异万分，大老板竟然亲自去接一个生活在最底层的人出狱，这其中一定藏有什么秘密。

他们到底演的是哪出戏呢？薛承困惑地说。（未完待续）



舢舨就是一种小船，为何叫舢舨，据说，原名三板，因其多为底、左、右三块木质板子构成且用桨、篙、橹推进而得名。

还有一种说法更有意思。山有伟岸庞大之意，舢舨的舢就指大山一般的船，即母船；舨本指在大船与大船之间，或大船与码头之间穿梭往返的小船，即子船。因母子关系密不可分，遂两字合并为一词舢舨，专用于表示舢舨的舨的意思。以前的渔船都是一对对的，双双出海，对对归航，像夫妻，舢舨就是他们的孩子，是还没长大的渔船，他们组合成了一个家庭，渔船靠岸，渔民坐着小舢舨登岸，渔船要启航，渔民坐着小舢舨登船。渔船离港了，小舢舨就在岸边静静地候着，像盼着父母回家的孩子。

以前，渔船有一对画在艏部的眼睛，我们叫它船眼，小舢舨也有一对小船眼。以前的商船也有船眼，但商船和渔船的船眼不一样，商船的眼睛看着远方，渔船的眼睛向下望着鱼群，小舢舨的眼睛也是看着水面。商人目光着于远处，方能求得大利益，渔民则祈望于大海的回馈，渴盼这双俯视的眼睛能给他们带来丰足富裕的生活。大船如此，小舢舨也一样。

舢舨长度一般不过十米，无甲板，前面一般是三四个隔舱，隔舱是不盖板的，后面是两米不到的船舱，盖着船板，一边是舢舨主人睡觉之处，一边则是做菜烧饭的地方，很是局促，甚是简陋。

老渔民划舢舨是用橹的，不用桨。橹和桨是不一样的，橹长而扁窄，桨短而厚实；橹在船尾，桨在船



石塘对联面面观（下）

特色鲜明的石塘风情联

林作标/文

石塘对联不能不说是 一花独放了，而更是石塘这片特色的土壤上绽开的特色之花。石塘民俗风情特色鲜明，非物质文化甚是丰富，有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大奏鼓联和石塘七夕习俗纸亭联。

一帆风顺；满载盈归，这是一副预祝渔业丰收的大奏鼓联。大奏鼓相传始于清初，后传承于石塘里箬村，演员7~9人，男扮女装，重彩化妆，身着红衣，腰系绿带，光脚板，佩戴脚镯和手镯，左手高举木鱼，右手执木槌，随鼓声跳跃。表情风趣诙谐，舞姿粗犷，节奏明快，音调热烈，富有渔村特色，反映渔民满载而归的欢乐心情。再如，七夕纸亭联上天奏好事；回宫降吉祥，横批虫二，寓意风月无边，张贴于七夕纸亭的正中，祝愿小孩平安健康快乐

舩。据说，在十三世纪，一个叫马可·波罗的威尼斯人跑到中国，他好奇地打量着他邦异域的景象，当他看到一只只刷着明亮油漆的舢舨，很是惊异，因为这种小船和他老家的 刚朵拉不一样，在某些方面，这些船的制造技术远远领先于当时欧洲的造船技术，例如，在艏部底下有一个方向舵，在甲板上还有防水隔间。当然，装有方向舵的是比较大的舢舨了，我老家的小舢舨没有方向舵。

因为在海边长大，我对舢舨情有独钟。小时候最喜欢做的手工就是用纸折舢舨，折好舢舨，将去掉笔头的圆珠笔芯插在舢舨的尾部，把舢舨放入水缸里，让圆珠笔芯浮在水面，此时船就能够被驱动前进。不知道那是什么原理，几个小伙伴围着水缸痴迷地玩起赛舢舨的游戏。

我哥哥比我长七岁，他曾经用一块木头雕刻一只舢舨，锯、凿、锥都用上，怕爸妈批评，偷偷地做，我当帮手，耗时好几个月，终于雕刻出一只三四十厘米长的迷你小舢舨，那是小时候的我见过的最大的工程了！可惜，那只雕刻精美的小舢舨不知后来丢哪儿了。还有，以前家里有一只大船眼，家里用它来盖米缸，今年过年我还问母亲，一起翻找了很久，也找不到了

春节后的一个早晨，我来到老家边上的小渔港，那是父亲生前出海归航的地方。天阴阴的，飘着细雨，渔港特别的冷清。几条渔船趴在渔港里，还在沉睡，缆绳在海面悠悠晃晃。我就在这个带给我很多快乐和无限畅想的渔港漫无目的地走着，看看那一块块被海浪冲刷得滚圆的小石头，希望能拾掇起童年一个个美好的记忆，联缀成珠。

海滩上搁浅着两只小舢舨，一只 是旧舢舨，头上顶着两个旧轮胎，像一只耷拉着毛的老母鸡；另一只是新舢舨，红红心形的船头翘得老高，像一只顶着红冠的大公鸡。

旧舢舨底部是赭红色的，长满了藤壶一类的贝壳，上部是深蓝色，油漆已经斑驳。舢舨的主人是 个老渔民，个子不高，穿着厚实袄，花白的头发因为淋过细雨，一绺一绺地耷在



宽厚的脑门上，眼神有些浑浊，黝黑的脸庞留着暗红色的斑点，那是长期饮酒的标志。他的弟弟穿着雨衣躺在船底，哥哥的舢舨破了，弟弟来修，弟弟先拆下已经腐烂的破船板，换上一块新船板，接着拌好桐油灰加入麻筋，堵上缝隙，最后还要把新船板烘烤干再上漆。哥哥说弟弟特别手巧，能修船。

这时，新舢舨的主人操着浓浓的四川口音来讨些桐油灰，老渔民有些不情愿，嘟哝着，但还是给了。老渔民说，现在木质舢舨很少了，很多是用钢筋做骨架铁皮包边焊接的铁舢舨，摇舢舨的本地渔民也越来越少了，很多舢舨都租给了来小镇打工的。老渔民抬头看了一下海面，眼神依旧浑浊，但透着坚定。

旧舢舨也装上了马达，不用摇橹了，但老渔民还是将一把旧船橹绑在船舱的一侧，这把拍打过太多海浪的旧船橹静静地躺着，虽被细雨浸湿，但仍做着拍打海涛的梦，似乎眠歌里还有吱呀吱呀的摇橹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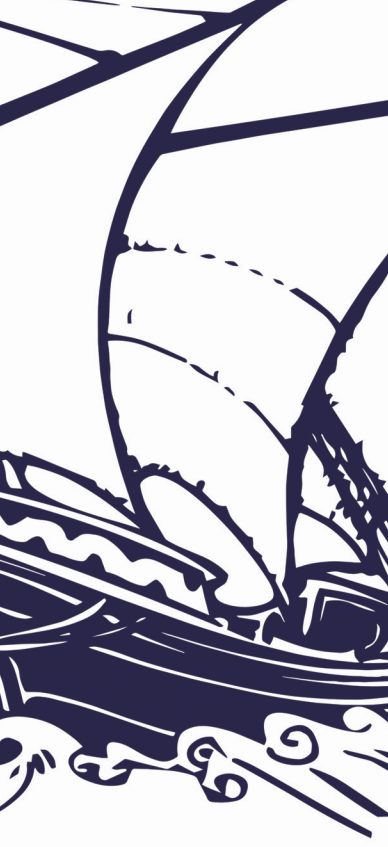
舢舨是连接渔船和海岸的符号，是启航与归航的标注。时过境迁，东海的渔业资源在枯竭，渔民大多上岸了，渔船越来越少，当然，舢舨尤其是木质舢舨也就越来越少了。我想，以后的孩子们只能在博物馆里隔着玻璃来欣赏舢舨了，小镇建起了一个展览馆，那里展示着闽浙渔船和舢舨的模型。

有些记忆或许只能永远成为记忆

老渔民兄弟专注着修舢舨，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我的话。对于我这个十七岁离开渔港的晚辈，他们是陌生的。

年轻时驾着大渔船，耕海牧渔，搏风击浪，年老了守着小舢舨，轻拍海涛，静听风啸，这就是渔民的一生，他们离不开船，离不开海。岸上的石头屋里有他们的家，但那是伦理意义的家，船和海是他们的精神皈依之处。还在守着舢舨的老渔民或许是最后一代真正的渔民了。真正的渔民脸上写着对天地的谦卑、对大海的敬畏以及驾海驭涛的自信。那样的眼神是无法存入展览馆的。

离开渔港，细雨已经停歇。清冷的渔港，寂寥的渔船，破旧的舢舨，连同渔民那个佝偻着的背影，构成了我的家乡影像，每每回望，我能闻到浓浓的海腥味，我能听到高亢的渔歌号子



庄，又 福祿攸同，百年偕老；乾坤乃定，五族共和。司命府联上天奏好事；下界保平安。佛台联金炉不断千年火；玉盏常添万盏灯。即对新生活的祈盼和祝福，追求祥瑞和平安的美好愿望。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石塘渔民在渔业作业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在船头悬挂 斗头两颊；独占鳌头，又 龙头生金角；虎口发龙牙，又 船头无浪行千里；舵后生风送万程，又 玉槽摇进千星月；锦篷高挂一江风。中桅悬挂 顺风得利；八面威风，又 桅乃擎天玉柱；篷有八面威风。船尾联 顺风顺水顺人意；得利得财得天时 等。这些渔业生产联，赋予它一种新的含义，祈盼渔业丰收，一帆风顺。

石塘对联，经过历史淘洗而留存下来，精品多多，精彩纷呈，特色鲜明，意蕴深厚，于尺幅之内气象万千，且有言有尽而意无穷之妙。